金壺七墨

金壺淚墨卷七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吳卿憐

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第聞卿憐吳人。善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得之。寵倖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平陽旣敗。流轉歸和相。和又敗之。感遇詩即詠和事。顧其中有馬上王嬙玉笋敲殘等語。和雖籍沒。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圖承　命查辦。請鞫使女。　朝廷降　旨切責。初

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遷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憐屢擅專房寵不能一死報主遂墮樓人遠甚然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敗往往而然薄命耶禍水耶天既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獨何哉平陽名位雖不終既得某伶感恩又爲卿憐知已嗚乎死而有知可以自娛矣

勝一先生

同里故交之外投契較深者奉天趙朗眉長沙周紫京

會稽蔣少文廣州屈培仲歸封金雨林五八雨林善醫善拳法培仲善推測少文善畫紫金善遁甲朗眉善棋之數者各極所長皆有異人處予求紫金遁甲法秘不肯授曰學之無益嘗與朗眉談棋三戰皆負一子予方欣欣然自以爲能其同郡滿洲景君曰是著名勝一先生也即棋不如君或遠過於君彼未嘗贏二子蓋十著內外即深知對壘者虛實隨機應之終局計數不少負不多勝也

少文書

少文畫初無師承歷遊閩粵楚蜀名山大川得其奧衍雄傑之氣夜於睡夢中摹其神態手畫帷帳幾穿每作畫至得意時輒以淡墨傾水中吸而噀之略加勾勒尤得煙霧天然之妙少文曰畫無論山水人物花卉皆可謂之寫生但得生氣盎然即造物能事不過如此何况人工予謂是說也可通於文左史爲千古文章之祖生氣足耳規矩所同也神明氣味所獨也眼耳鼻舌千人一律而神氣各殊善文者摹繪聲情終古如見即作者精神亦見故曰造化在手

推測

日輪一晝夜行天一度。以天度計日。歲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日行始一周天。月輪一晝夜行天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四十餘刻而一周。合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從日則不合於月。從月又不合於歲。故古人創爲閏月以劑之。然歷數十年。小有參錯。卽由奇零積累所致。謂之歲差。中法不能免也。培仲家近香港。時與西人往還。所學推測極精。遂西人初尙多羅麥之學。歷代承用。後有牛敦者出。以古法爲未盡合。極深研

幾垂二十載始測得地繞日行之理謂太陽居中不動而地輪左升右降繞日而行且行且自轉月輪之旋轉繞地也亦然譬如月與日對而地居其中則盈地與日對而月在地上則晦月在地左地在日左則上弦反是則下弦通以二十九日爲一月不閏月而閏日如此推算則銖黍悉合無所謂歲差云或曰易言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如牛敦說不幾駭世震俗顯背聖人乎培仲曰不然地有四遊未嘗非中國子書所載左旋右旋迄無定論究竟天地日月之孰動孰靜誰則見之第用其法

取其推測盡善而已

拳法

同人邀雨林集飲麟祿堂觀其拳法雨林曰拳非一八可試請以鉛囊代之郎懸囊於庭架之中四正四隅正白隅紅徑距五尺囊之相距尺有九以烟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八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驟風馳兎起鶻落乃見囊不見雨林僕輩或中頷或著臂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頭眉採礮出象棋少文適購顏料至

乃以粉靛塗棋子各向圍中擲之予索胭脂和酒噀之舞既止衆人前視僕輩手面如鬼煤自內出所染也脂粉自外入者皆中鉛囊上五色錯雜而兩林身無一點

翰林院古槐

吾邑李閣學公凱有翰林院古槐歌云詞林清秘三廳旁古槐一樹摩青蒼何人手植歲月久扶疏上動虛星芒銀花掩映白日靜粉署窈窕高雲涼披襟其下落遠韻鼓柯振葉淸且揚我聞博士舍前列數百雍容入市陳縹緗又聞南省深夜響絲竹往往詔拜中書堂今之

古槐無乃是承華正德差可方鳴乎大造栽培亦偶爾有材難必登巖廊君不見路側紛紛蔭行旅翦伐不避纏風霜槐乎槐乎好自愛託根得所須留芳寄託正大神似高青邱得意之作

河鮑詩

鄉先正零詩斷什都無傳本如邢洗馬季貞王河秋柳阮太史紫坪鳳凰山異鳥詩俱見稗說中又太史兄吾山司寇晉黃生贈河鮑句風韻尤佳辭云泥淖朝驅禿尾驢歸來磅礴掩蝸廬故人遠向江頭至攜得春溪玳

瑁魚燭醉清歌上巳前菖青蒿白佐賓筵桃花春水袁江路孤負風光又五年司寇久官長安每憶江鄉風味作望江南詞二十闋王蓬心爲作歲朝塡詞圖名流題詠甚多今不知存否也

學圃聽歌

許謹齋給諫有學圃聽歌六絕錄其二云檻外秋雲樹杪停酒人聲寂爲奏靑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記得花前闌析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艷說金荃寫麗詞謂學圃主人吳門顧秋山也給

諫爲　先慈從祖翡精解音律時時徵歌爲樂流風餘韻猶有談者

詩詞傳誦

王漁洋浣溪紗綠楊城郭之句江南北和者數百人當時以配貞太史爲最詞云淸淺雷塘水不流一聲殘遶蕪城秋紅橋終古麗人遊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晚風愁水邊燈火幾家樓律句如張虞山留別云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程風衣詠懷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阮笠亭煙草云味濃於酒

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皆一時傳誦之句。漁洋改增爲生。雖自然而奸韻。周白民改到手爲信手。則眞一字師也。

京師天主堂

京師天主堂。建於明萬歷間。 本朝一再脩之。 御題額曰通微佳境。又曰欽合天行。因西人天文歷法可垂永久。故許其建堂禮拜。中國人不得與焉。堂制狹而深。以山牆爲正向。頂如捲棚式。設窗於東西兩壁之巔。中供耶蘇畫象。耳鼻隆起。儼然如生。左右兩磚樓。夾堂而

一層天琴日午則樓門自啓琴自作聲移時琴止而門亦閉矣右爲聖母堂象作少女抱兒狀耶蘇母也其衣自頂被體無一縫書册文皆旁行別有沙漏遠鏡龍尾車之屬以資測驗西人著名者利瑪竇南懷仁皆自歐羅巴航海而至近則通商各口建堂日多而習其教者衆矣

癮狀

步兵不飲酒中散不彈琴索索無眞氣昏昏有俗心庾子山詩也近人吸食鴉片過時癮發頗有嵇阮二公不

飲不彈之狀。禹山摹擬其態。謂如餓夫畏寒。奄然束手。釀和謂如孝子喪親。支離骨立。謂如滕侯會喪。惰而多涕。一座爲之絕倒。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敎匪林淸黨也。教匪平。而劉逸奉 旨各省協擒。許以重賞。知葉縣廖寅子思芳。勇敢聞於時。思以奇功自見。而行多鹵莽。他日投宿旅店。店中故有偉男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刃二。思芳覆駭。迫視。刀箭瘢歷落胸間。急出呼騎士兜擒之。問其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

縣既定讞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若孔氏佃農劉第五非教匪逸僧劉第五也　上怒集廷臣鞫問始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芳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為談柄一日恭值　上躬耕耤田百官祗候於望耕臺下或向大司寇韓桂舲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與德州盧尚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曰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序第五也眾皆大笑其聲讙然時　上已出殿似有所聞前引侍衛飛遞而

來舉手揷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即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芳瀕死獄中尤可爲恃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爲刀箭劍何由而至耳

象秩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載寶役象甚多受祿視武職爲等差常朝日或四或六鼐立午門左右俟百官畢入交其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使則牽請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勅杖之

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旣秩後立
仗則居旣位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
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教之舞蹈服馴乘輿不始明代抑
聞明季運石至京石大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
象之有知也

連橋放櫂

北方用高於路又無溝洫之利夏秋山水驟發積潦成
河八月初旬出都車輪輒陷㝡近村數十人裸體舁車
而進水與肩齊與峯船岸上者同一別致偃仰其中枕

流洗耳甚便也有老農殷勤照料予甚德之禹山曰昇車之人即掘坎之人納君於陷阱之中而猶感其惠宜乎書生之易受欺耳將至十二連橋舍車而舟僕夫駕空車採水前往若馬之浮渡者然予與同人放櫂湖中水木四圍雲山千里環集指顧間湖面有小花粉瓣黃心舟子以荷葉爲瓢折花注水養之縷縷幽香隨風若逸紫垣擬作連橋放櫂圖預爲題句云北征曾記此停驂歷碌雙輪味略諳夢醒酒闌渾不似一枝柔櫓認江南語極秀倩又明知況味同雞肋其奈馳驅愧馬蹏則

本心語也。

野宿

自河間而南。水勢漸殺。一日雷雹大作。急雨如注。山路砂石凹凸。馬蹄著石上滑而無力。動輒傾仆。僕夫鞭馬。馬困自相蹴踏。脫駕而後起。時距南沙河十餘里。露處竟夜。闃無居人。暗月穿雲。或步或歎而已。因憶同邑潘四農先生野宿詩云。三日雨後雪。一尺車下水。昏黑草輪陷泥裏。左輪力拔石。輪墜輪起。老羸竪不起。疲極甘心受鞭死。羸兮羸兮爾努力。十里前村界河驛。爾早得

匆人得息羣羸不應輿夫呼倉皇決計舍我車牽羸入村往就匆客守空車夜將半困不得眠饑不飯東風又號雨吹面四無雞聲幾時旦寫旅客之苦如爲同輩詠今日事如爲昔世歌行路難也先生又有出都絶句云水邊亭子國門前春盡垂楊亦可憐手擲玉杯飛馬去和塵和淚下南天

到家

是行得詩較多錄存一二都門送友之陝西句云北海千尊酒西山百尺泉美人一揮手秋色下幽燕古寺別

銅佛長途攜劍仙猜時中外靖無復慮三邊禹山臨別規予曰脩德以贖前愆讀書以圖後效蓋指予放浪之習可為良友箴言贈禹山句云祿祿二千里依依十六旬攜將燕市月分作故鄉春骯髒虛前約浮沈愧此身感君金石意不敢學垂綸到家云客裏竭奇想歸來成浪遊天風翔燕雀池水鬱蛟虯稍喜鄉園樂休懷杞國憂典衣謀一醉猶及展中秋

乞丐報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鹺商支翁者家擁鉅貲而循謹仁慈

絕無豪富氣習平日以恤貧爲務待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歡而散及亂紳富遷避者悉被莠民刦奪甚至肩擔背負十無一存支翁檢集輜重將攜婦孫輩避往江西有莠民數十爲羣約於臨發時要而刦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奚有乞丐三百餘人攘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爲伺之則與莠民相鬨此衆彼寡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衆曰領公厚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

不可卒不受

王同知

咸豐紀元歲次辛亥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岸先是河水盛漲豐工報險者再徐道沈君束手無策王同知熙善與客談棋堅不發金邑有盤龍集素稱富庶紳民求救於熙善熙善曰無金奈何請者曰先由富民籌貲搶脩然後領帑歸之熙善曰無帑奈何若必欲繕脩者不取償不滋事任若爲之請者大譁歸以語衆衆散而堤決三百丈是集適當其衝居民扶老攜幼避走高墩男號

女哭無數者攀據樹上遠望有白雲重疊疾馳至前則河水洶湧如萬馬奔騰頃刻而下集中屋宇鱗次如小舟飄泊江湖中瞬息捲去其奔走中途者遇水衝擊莫知其鄉或預爲死計以長繩繫妻子各結一隊水勢既過率挂樹枝屋角間目穿腸出而田畝牲畜無論已河帥既入奏徐道沈君削職王熙善側應枷示河干昔柏制軍疏劾河督陳公鳳翔陳奉 旨革職荷校愧憤而卒而熙善力能通神安坐館舍中圍棋如故間與妻妾宴飲相娛樂而已

永安州

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泉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僞號盡封諸酋爲王王以下勳爵凡七等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旅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木土各司其事僞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金田者日衆與鄉團兩不相下僞東王楊秀清懼其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詗人陰私發奸摘伏羣驚爲神又託天父言挾制秀泉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歷數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泉上

坐已有不避。慮不足鉗制其下。亦伏地合人杖之不少貸。由是諸會僞信其說。以爲眞有天父鑒臨也。會官軍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舊爲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太公。忠勇奮發。總兵秦定三。果敢善戰。故漸攄雙髻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爲最。奇賊之由金田移屯漸攄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斷樹截竹拋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留一路。遣兵百人。僞爲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隘路竹木阻塞。後伏

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擒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雙髻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顯與爲敵自此始雙髻山前以新墟爲門戶後以猪仔峽爲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猪仔峽奪其要隘賊自高擊下銃礮木石如雨我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賊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衆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爲險峻烏

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候賊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春殿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上預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衆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嶺崩裂燔賊以數千計大隊乘之生禽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旗幟輒不敢近城賊亦有離心獨大全秀清狡獪堅忍死守不下云

荔浦

陽朔荔浦山水之勝天下之奇也昔有粵中大令向粵

督院公求善地公曰官而可求吾舍節鉞而作陽朔令矣蓋嘗閱兵過其地平日念念不忘也是年春大學士賽尚阿公奉 命討賊於廣西 上眷念邊疆不安宵旰特賜遏必隆刀以壯其行 勅戶部內務府撥發餉銀二百萬兩調集滇黔川楚兵勇三萬餘人及抵粵三月而永安陷此粵賊攻據城池之始又二月進營陽朔再進至荔浦公以重臣膺閫外寄運籌帷幄間自無暇問水尋山第當時幕府諸公果何脩而得此哉

打虎將

浙江知縣江公忠源以知兵任戰著賽大臣調赴廣西所練楚勇初至敝衣槁項諸軍皆竊笑待衛開隆阿者善騎射發無不中嘗射獵山中斃虎十數軍中號為打虎將開亦深自負公遇諸公所長揖遇之意頗不屑他日督隊出戰猝遇賊衆圍之數重矢盡左右衝突不得出公登臙臺望之曰必開君也急帥親兵數十人介馬馳救之卒挾開出重圍而歸開下馬拜公曰活開隆阿者先生也人言楚軍弱今竟何如握手飲盡歡遂為至交

蓬窗讀史圖

是歲金陵之役溼痺未愈不飲不游冊中日手史書一編摭瑣事相類者筆之與同人談笑爲樂同邑朱鏡芙茂才㕘畫山水爲作蓬窗讀史圖予自題絕句云布帆尊酒話雲烟看到滄桑恰羨仙兩岸蟪蛄嘶不了輕風吹過二千年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䍧

遼主德光滅晉歸至殺狐林卒從者剖其腹實鹽以

歛謂之帝羓可與人腊爲對

睡獸

遼穆宗夜飮晝臥時人號爲睡王杜有道妻嚴憲目司馬懿爲睡獸玩易權奸直不以人類目之此婦人大是不凡

天王

春秋書天王乃臣子尊崇君父之詞後世莫敢襲用雖以秦始之夸詐自謂功兼三皇德隆五帝而未嘗稱天以自尊也自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北周宇文

覺亦稱天王。於是覺兄子宣帝遂稱天元皇帝。駕乎泰始之上。五后同日並立。曰天后。所居曰天臺。捶人曰天杖。近日粵賊行事。動輒稱天。蓋亦有所本耳。

國號

自宋以前國號。皆取地名。或因發祥之基。或用始封之國。不則攀附前代。而以後別之。及元主統一天下。取易乾元之義。建號曰元。國號之取字義始此。然契丹謂賓鐵爲遼。以遼爲號。取其堅也。女直改號曰金。色尚白。取其不變壞也。則北朝又不始於元矣。惟隋

高祖初封於隨以隨从走惡而去之是則於地名中避忌字義者。

異稱

五代晉高祖尊契丹曰父皇帝自稱曰兒皇帝兄子出帝上書契丹遂稱孫皇帝景延廣曰翁怒則來戰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如此以孫待祖甚奇遼主賜北漢劉承鈞詔亦謂之兒皇帝承鈞自稱曰男金主烏祿命宋孝宗稱姪皇帝則愈出愈奇矣元昊上書於宋稱父大宋皇帝其自稱亦曰男

諂媚

吠犬侍郎可與洗鳥御史爲對此等諂媚之法乃無獨有偶如此較之進妾同名獻壺鐫字者異曲同工彼由竇尙書輩不足道也

帝王有眞

六朝之亂與五代相彷其時南北交鬨亦略同韋鼎聘於北周見楊堅歸郎自賣田宅曰江東王氣盡矣陳摶隱華山聞宋太祖受禪曰天下從此平矣一以體度異之一以氣數卜之亂極思治亦見帝王自有

眞也。

承天

唐有則天太后。遼有承天太后。則天淫亂。承天亦荒淫。則天英明。承天亦明察。第則天自是唐室后妃。承天則爲遼主女弟。稱制十四年。夫不帝子不王。太后之謂何耶。

改姓

南涼之先有壽闐者。產於被中。其俗謂被爲禿髮。因以禿髮爲氏。北周之先有普回者。得天子璽。其俗謂

天子爲宇文因以宇文爲氏此沿其俗稱也夏王勃勃改姓赫連言徽赫與天相連元魏本姓拓跋謂土爲拓后爲跋後改姓元則漸通中國文義矣苻堅本姓蒲其父因讖改苻後世苻姓从竹不从草又不知改於何時

淫亂

唐太宗納弟妃高宗收父妾元宗奪子婦宮闈不正已爲千古所譏更有荒淫不道之甚者則北燕劉守光前趙劉聰烝諸母宋廢帝納諸姑淫女兄西魏孝

武從姝不嫁者三。後梁朱温子婦入侍者八。閩王延鈞立父婢陳金鳳爲后。延鈞子昱即立父婢李春燕爲后。至金主亮殺宗族百五十人。盡納其婦於從姊妹亦然。淫亂至此。世豈復有天日耶。若北齊高洋使婦女亂交於前。南漢劉玢觀男女裸逐爲樂。晟亦殺兄弟十二人。納其女於後宮。率皆禽獸之行。無足責矣。

良心語

後漢高祖即位。仍稱天福十二年。曰子未忘晉也。前

蜀王建僭位仍稱天復年號曰不忍背唐也自是良心語謂爲矯飾苛矣又前涼張茂謂弟駿曰我世忠順汝勉之夏王德明戒子元昊曰我世受宋恩毋忘也朱梁篡唐時晉陽僅存李克用語人曰誓於此生靡敢失節抑亦庸中佼佼者與

綽號

南平高從誨貪諸國賜與所向稱臣時目爲高賴子北燕劉仁恭最喜穴地攻城時號劉窟頭亦確對也他如後周太祖號郭雀兒又號花項漢晉王戎爲鑽

核兒閻王番知爲白馬三郎唐韋保衡之黨號牛頭阿傍宋孝武呼王元模爲老傖呼劉秀之爲老慳南北朝時南人謂北爲索虜北人謂南爲島夷郎世俗綽號之類朱司諫陳大方丁大全胡大昌三人時目爲三不吠犬亦巧

食人

非久荒大亂未有人相食者隋末楚朱粲性好蒸食婦孺開河記載麻叔謀好蒸小兒食之較之喜食死人腸胃者尤爲慘酷此嗜好之奇也侯景爲羊踻所

殺送尸建康民爭食立盡明太監劉瑾伏誅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啖之較之臠割王莽肢體者尤爲痛快此怨毒之甚也李白海上釣鰲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爲餌後人有言謂不義之餌鰲將吐之若景瑾者其肉豈足食哉

養子

乾兒義子明季閹黨爲最橫然魏晉即已有之如邵陵王芳爲魏明帝養子宋順帝準爲宋明帝養子石閔爲石虎養子殺虎子鑒北燕高雲爲慕容熙養子

即弑熙唐末李讓爲朱温養子南平高季興又爲李讓養子後唐明宗名嗣源爲克用養子廢帝從珂又爲嗣源養子他如王審知養子曰延翰田令孜養子曰王建徐知誥養子曰李昪不可枚舉中以周世宗柴榮爲最賢其不賢者或以養子弑假父或親與弑父又養他人爲子禍亂相承而不自覺也及明武宗舉所嬖中官亡虜二百餘人盡收爲養子並賜國姓螟蛉也而螽斯振振矣

僭道

秦皇漢武始惑神仙釋教之興盛於元魏太武帝初惡沙門令悉誅之文成獻文乃崇佛法宣武興造寺宇至一萬三千餘所之多迨夫梁主捨身憲宗迎骨甚至特設講席躬自唱經佛教之盛極矣而武宗詔毀佛寺多至數萬區髮僧尼二十萬人乃獨信道士趙歸眞卒之憲宗以金丹病武宗以餌丹啞懿宗以服丹殞僧尼過矣道士亦未見功也宋徽宗賜方士林靈素等號先生明世宗事道士邵元節等以師禮甚至禁中脩醮工作繁興道教之盛極矣而元代獨

尊番僧八思巴爲帝師賜號多至三十二字武宗尤寵信之詔毆僧者斷手詈者割舌其後災異迭見禍亂相仍道士誠非番僧亦未爲是也葢釋道二端覩乎世主所好彼此爭勝互爲勝衰予答感澤泰山句云帝王獨少長生術金石能傳太古心貴爲天子所冀幸而不可必得者獨仙佛耳此易於受惑之根也我　朝於此二者不廢其教亦不用其言聽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間非　天覆聰明大中至正其孰能與於斯

尼

武后爲尼有成見也楊妃翦髮有恃心也後唐莊宗劉后至明宗時爲尼被殺南宋度宗謝后等入燕京爲尼而崩外此廢后每稱仙師爲尼者絶少惟北齊武成帝逼嫂文宣后爲尼北周宇文護逼弟妻孝愍后爲尼何其恰相類耶

點將錄

魏廣微嗾忠賢殺楊漣且編一百八人爲點將錄一網打盡之法與黨人碑同一手段想此輩亦有心傳

也。

溺愛

唐懿宗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嫁之。錦繡輝煌。三十餘里。公主病卒。殺醫官二十八。後此惟明神宗溺愛福王。差足相仿。卒之公主不免於死。福王不免於烹。公主死而醫官可誅。福王烹而流賊不能滅。若當時少靳賜與。或者受禍稍輕。獨惜今日庸妄鹵莽之醫。生不克以此法處之耳。

金

郭開一受人金而李牧亡一與人金而廉頗廢金之爲用大矣在善於用金者尤可畏也

打草穀

遼賊四出虜掠名曰打糧遼師滅晉時軍士出入以牧馬爲名謂之打草穀

相

郭無爲以道士相北漢姚廣孝以和尚相燕王豈出世仙佛固不如入世功名乎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宦者李邦寧加丞相宜乎九儒僅居十丐上也

嗜好

宋蒼梧王嗜偷狗。齊鬱林王好鬭戲。唐德宗開宮市。敬宗捕狐狸。僖宗善擊毬。晉出帝喜調鷹。明熹宗精斧鑿髹漆等事。嗜好之不同如此。後唐莊宗自稱李天下。宋徽宗稱教主道君。明武宗習梵語稱大慶法王。後習回回語番語蒙古語。隨時改稱。而最喜威武大將軍之號。累加頭銜甚多。稱名之不正如此。

名

唐武后自名曰曌。南漢劉巖因白龍見。自曰龑。皆

六書所無也

牛李

牛僧孺子蔚與鄭畋亟相善畋初娶李氏蔚又以女弟妻之李聞畋別娶大慟委地牛女始至亦訶其賣己已而歎曰事已至此乃請見李曰吾父爲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固不獨夫人不幸也願一與夫人同之遂相歡愛結爲姊妹此亦一牛李也設僧孺德裕知之何至以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耶予謂賢智婦女往往高出男子上洵然

鍾郝

今人言婦德者。鍾郝並稱。尚矣。第郝氏寒素自守。誠不聞失言過行。分甘餘話。載王渾見子濟趨庭出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懷。鍾曰。新婦若配參軍。生子當勝於此。參軍渾弟淪也。此語豈新婦所可出。當時所稱女宗者如此。

衣

晉懷帝爲劉聰青衣行酒。愍帝戎衣執戟。千古傷心事也。獨北漢劉繼元兵敗。縞衣紗帽出降。殊爲別致。

楊行密親軍以皁衣蒙甲名曰黑雲都亦新

九龍

閩王延鈞製九龍帳時有歸守明者擅內外寵百姓歌曰誰謂九龍帳獨貯一歸郎楚王馬希範作九龍殿僅雕繪八龍於柱上希範居中高座自謂一龍

金壺浪墨卷八目錄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金壺浪墨卷八

鉢池　黃鈞宰　天河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靡其中者不知凡幾尤盛者競渡之戲游黨雜遝笙簫敖曹踰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覓舟不得意遊人先期約舟于三日前無空船也沙敗興懊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覓小

舟小舟游然盡沙於前歲預召長年爲篩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伎廣集親友雖半面識一揖交皆與焉桂楫蘭橈上下千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蕩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困甚至衣食不繼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畝瞬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買輿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治遊事舁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

得錢則指酒肆醉飽以爲常會蘇守某公懸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儆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即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榜其船曰麻團勝會沙至跣一足衣袴藍縷手捧筐籃腰懸破燈一是每夕自挑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櫂容與於彩旗花勝之間守意藉沙作棒喝而沙大快樂令諸伎雜奏絲竹自擂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彩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是眞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農

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以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林也郡邑之有富戶窮民逐末者仰以為生人人纖嗇謹秘視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丐抑果足保世否耶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封奪者遠矣達哉沙也

雙鶴

歸自江南假館阜甯李善時家地近海濱葦蕩中故多鶴巢善時得雄而合兒作三所畜雌也一則約其水食閉諸樊籠之中一則拟以緌鈴㨿之淵圃之側風月清

閉之夕。引吭高唳、遥聲相聞。霧質煙姿。若將毀頭。轉復矜顧、整容自持。蕭解脫。追於悲傷愛惜。忍於勉强情之所會。物固有然。已予戲語主人。代為請命。移此雙鶴。縱之一庭。異時來往蓬壺。當不獨銜環以報。不然。則為我語鶴。毋為悲苦。速求羽化。為僊作窺兩賓姜月臺見此。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也。

出江遇風

館居一月。奉檄赴蘇。又以事迂道之江寧。仲冬下旬。過淮而南。時北風嚴寒。河水生骨。舟子拔帆。當冰聲隆隆

如雷車一晝夜而抵揚州明日出江遇風得句云我乘小舟出大江江上風聲水勢急舟子鼓棹當風行船頭浪花數尺立白鷗游戲相沈浮青山低昂若拱揖自負覩覽忘險夷那計安危在呼吸須臾路轉風力微驚濤怠息波不飛當頭白日射江水千點萬點明珠輝一從秋暮與山別面貌猶似精神非故鄉無此好邱壑安得攜山隨我歸

爲山

臘月朔行抵江寧寓居城南正覺寺十有八日步行水

月盦無瀾含忍忍居窮曲而軒潔穉子爲山能詩書棋予每出飲入夜醉歸煑茗清談深慰寥寂一夕戲語爲山云無酒學佛有酒成仙比和尚恰高一著爲山應聲云出門笑花入門見月看先生且到三更爲山書室套板紅樓夢極精予意其必將掩藏而舉止殊無愧色雪琴作此原與天下能作和尚者讀不與凡夫俗子讀也能讀紅樓乃是眞和尚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絕好和尚

買夢

江衛泰仲原屢得噩夢惡之乃多備冥鏹焚之城隍廟爲文以禱之畧謂人世繁華數由前定一夢之頃無關重輕今奉金錢若干願買吉夢禱畢鬼聲啾啾如相爭奪自是夢境殊恬予謂買夢事甚新書籍所載惟新羅王金春秋后幼年處室其女兒寶姬夢登西山坐旋流徧國內覺以語后后曰吾買姊夢卽奉錦裙爲値後春秋納之果應貴徵古人買夢者祇此一見第仲原買之於鬼后則買之於人彼賣者可自主乎嗟夫買賣而及於夢足見多金之無往不宜也

漩渦

自江甯至小河口歷長江三百五十里一葉杭之兩日而至道過南山下水漩成渦深可數尺篙師一病一醉一童而嬉突入渦中舟亦大漩漁人呼使急避而竭力不能出婦孺皆哭適有樓船乘風過鉤之纜之幸而獲免否則頃刻漩沈將下從彭咸之遺則矣既入小河風雪道阻遣李介貢支先行予度歲常州並無僮僕可親巳舟子一家三代子順父母兄弟相讓小兒女從長者言除夕合歡融融笑語為予別置肴核勸餐侑酒甚殷

也燭下錄存門事一首云滄江患波浪淺水憂泥沙安得天河流濟此仙人槎來船日夜集併力推雷車止如失水魚進如銜尾鴉欲行不得前轉恨鄉園賒病妻慘生訣百感紛如麻舟人那知苦行住皆爲家膾魚買村酒婦子同歡譁

蘇寓雜詩

壬子正月寓蘇與楊仿顛王者香飲酒觀劇買花於山塘顛翁出雲棲室詩稿見示中有司徒四栢詠分清奇古怪四章拳紆[illegible]致夫人湘雲與其弟夫人紫孅皆能

詩而湘蘼善畫稿中有不俗裙釵聚一門句可云閨房韻事元夕雨雪不已燈事寂然寓中小鬟歐子醉泥索詩詞憶某女子咏雪云江南雲氣鬱參差隱約羣峰人望遲怪底塵寰人易老青山猶有白頭時子近作山塘六絕之二云倚天長劍大王風花草無從覓故宮贏得虛名千載後萬人饒舌問英雄紅塵多少粉脂場誰占名山土亦香十里繁華渾不見獨披煙草弔貞孃登虎阜塔遇雨云磴道千盤逼翠穹羣山西擁大江東驚風俯聽聲趨樹看劍高歌氣躍虹萬里烽塵憂粵海一湖

花柳間吳宮金閶無數樓臺影淡入若煙暮雨中江右錢雨蒼大令書螺牋小幅付之以誌一時鴻雪昔吳槐江宮保入覲　上言蘇州風景之佳宮保對曰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墳堆之大者城中街市臨河糞船叢集午後輒臭不可耐旣退或以直率笑公公曰此乃故相詢公查道江浙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蓋虎阜全以人力粧點殊少天然之趣城內河道偪仄東撒糞溺西淘米蔬尤爲江南通弊誠有如二公所言者是夜醉不成眠百憂交集恍惚得句云寒夜四壁蠟猶

曉睡足三更酒未消夢裏不辭歸路遠半江殘月踏春湖又除夕感懷二首云春風轉和淑萬象皆欣然人生失父母生死無人憐離離河畔草得雨爭芊緜陰陰山上雲隨風逐輕煙勞逸自有分壽夭亦有天安能惜性命艱苦終吾年我思盤古前蜎蠕泯形迹昭文不鼓琴成虧滅消息一從孳乳多幽怨隱叢積造物宏包羅彌縫貴無隙萬類紛賢愚仰恃若安宅既無斡補才多此一開闢

巧合

鴟夷逃名丙子隱之胥渡江瀨女沈衛公入謁紅拂去器量相結閨閣識人此以人合者固已奇矣若吳王劍池在虎阜而墓近貞孃居忠武墓在西湖而墳鄰蘇小徐中山勝棋樓在白下而湖名莫愁英雄兒女天若巧爲位置點綴河山爲後人憑弔之資則身後巧合事之尤奇者也

離鸞曲

正月二十七日歸自蘇州則丙子去世相距四十日矣命短途長關爲面訣江淮不[illegible]音響全亡哀已先是皐

爾童生者年甫逾冠文采斐然以應試亡於金陵庚寅少董一歲生于前未盈月聞赧乘夜自刎翁姑以大義諭之勉强飄息槐歸號哭又絕去久之始覓予聞而傳之爲作離鸞曲一首中有數韻大似悼亡嗚乎哀已詩云書生不信科名賤掄才詔下光明殿七月秋風江上生將軍露布催文檄董郎年少負高才千里雲山橐筆來奶婦閨中歡送別明珠掌上早成胎讖言君得成名早房中但十宜男草妾若徵蘭月入懷君當撥管文膽凝果然弧矢一朝懸屈指行程月未圓得意定知

箭交聲還家慶喜携兒眠豈知天上團圓月不照生離
照死別青鳥飛來一紙書杜鵑啼盡三更血一片輕雲
委地塵夢魂迷杳恐非真誓從地下尋郎面不願人間
置妾身寶刀念錯飛鳴起光射頭顱慘復止烈女從夫
豈愛生孤兒大母同歸死殉情守節祇須臾憂轉芳心
重撫孤雲鬢擁除金翠絡麻衣更換繡羅襦可憐破鏡
甘飛去慘絕臨歧太匆遽入室猶言一月期出門已是
重泉路妾年十八賦于歸私語同心誓不違寶匳妝成
花並照華堂春暖燕雙飛百年恩愛三年足池水情深

薄命獨傷續何時亥不知傳經有後君無祿旅櫬扶歸佛寺中聽人追憶病時容早知絕筆無來日何苦輕舟祝大風陰風慘淡殘燈碧徹夜鵂鶹叫不息弱魄如乘縹月歸藏驤症見孤兒泣底事男兒說壯行功名心重別離輕辦饒曲已傷心聽兒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然勝朋風雨學佳歌呼亦借人酒杯自澆磈磊而已未韻親字苦無可改古人用韻最嚴庚青蒸與眞文元決不可通也丹徒唐蔚生云哀感頑艷非常音之所緯則阿好太過耳。

掃塔

黃浦姜君月臺寓報恩寺。時八月望後。方與同人倦坐。寺僧淡承者。走告月臺云。吳郡有一女子。從九華山回。今來寺中掃塔。脩撰先生盍往觀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月而夫歿。長齋奉佛。縞素終身。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為亡者祈冥福。今佛場已設。行且至矣。月臺因出步月以待。塔八面。每面設道場一。僧各九人。繡旛寶蓋。香花供養。極盛。上下十三層。燈燭輝爍。與金碧琉璃相焜耀。未幾。四人舁輿至。從一女尼兩

婢三嫗蒼頭僮僕五六人簇擁至塔下條與諸女伴遮護而前柔弱如不勝衣旣由中階升一嫗代披觀音搭護頂上加雪羅兜乃進拈香佛前端立甚肅已而衆僧梵誦鐃鈸競作女合掌伏地默禱久之從婢進法華經數函傳語致送諸僧各一部轉至東面周塔皆然於是一婢奉瓶水一以竹帚進女僕婦各執玻璃燈導至佛座灑掃畢女尼扶之登塔塔中佛象甚衆埽至第三層力不能任從者勸阻乃止升輿時雙淚盈盈矣月臺親見其憂鬱誠肅之容可敬可憫遐逄不幸身無所依不

得已乞憐於佛。謂來世庶不至此。志彌篤而情彌慘已。嗚乎。人生境地內外不同。然生死之別。悼逝之情。豈有異哉。

平陽公

鄉先達平陽公某。學問博洽。而生平絕不著書。蓋識解超曠。視浮名泛畧泊如也。同邑張孝廉者。公門下士。居恆亟賞異之。及主禮闈分校官。得一卷。欣賞力薦。某公初亦首肯。已而一再覆閱。曰此必吾鄉張某作也。棄之。自鳴於人以示公正。張憤恨累日。涕泣而歸。自是絕意

進取時浙江某侍郎與公同爲總裁也人獲售者較多。
公諷之曰貴鄉人才甚盛一榜竟得數人侍郎曰吾輩
恭　命所衡者文耳某未嘗密求鄉人而厚之亦不忍
擯其爲鄉人而故薄之也加厚以示惠誠爲私心務薄
以取名又豈得爲公正耶某公默然初洪澤湖決泛濫
於高寶之間反漲及於山陽被災甚重河帥諱之上
以某公淮人且舊爲東宮師傅意可信任　命察其實
比覆奏如河帥言河工人至今德之謂保全官吏甚多
云。
先大父覺軒公與某公同爲諸生時每試輒冠軍

某亦不失二三名文字交甚相得也及先伯分發東河訟言於人曰黃某安知河工事其公正不阿類如此相傳某公微時極貧困授徒里中日惟餔饘以往嘗與富人某稱貸不應故既達而不滿於鄉人於後進無所汲引又私擠排之謂可否前絕後獨出冠時也鉢池山農曰為是言者重誣某公抑兩失之矣人富何與於己已貧於人何尤始賤而後貴非鬼神不能預則當然一人懟及桑梓倘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鄉賢滑四農先生以詩文名京師諸鉅公都相推重為閉關節

浙黨不試而返守身潔已之士即不遇而死已矣安用
人之汲引哉

趙芥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令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贍者
趙鞫問未竟曰爾飢久候當餓令予百錢令食而後鞫
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兢
兢然獻其餘錢八十餘倍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
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
遂汝欲也呵左右予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

已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是民父子以慈孝聞冬月有鄉民攜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褫其衣拭之鄉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即褫衣拭地何辭不從將重責時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袂體傴僂戰慄從地上捝滌汚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賈欺窮民拭旣竟公問主人爾意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命即使民自就衣架取之民躧踖取布衫一遡回眾彩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襖曰絮不如裘

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趣使民披裘擔具先行主人之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質兒行

四月復往阜甯館合黃河僅一衣帶水車轍馬跡縱橫於河中時豐工甫合復決談者謂當事節省小費未築幫堤巨萬帑金付諸流水惜哉出雲梯關而東濱海地勢如扇面內狹外寬有前人買地十畝傳之數十年後長至十數倍者始而斥鹵繼而蘆葦繼而膏腴逐漸東移收穫豐稔諸富室以此起家而瀕河之當者貧矣館

童安邦年十二眉目靈秀其父質諸居停僅得青蚨五貫予詢其詳爲作質兒行云黃河北走海東徙河灘有田三百里居民分領完官租十年耕種九年水大麥小麥淹河濱一家九食嘗三旬　朝廷經費不愛惜　聖人豈意殃吾民泥沙不塞蛟龍窟錙銖難厭豺狼食舊時温飽富家兒今日一貧寒徹骨朔風捲地皴肌膚縣吏如虎登門呼老翁出語息嗔怒家無人力完征輸大兒渡河乞衣食去年餓死塡溝渠今年小兒未十歲心欲賣去形神孤三秋風雨水盛漲屢經荒亂入烟疏十

里人里一村落賣兒有人買者無騎牛老子所行惡留兒貨錢擲縣吏索衣且放阿爺行能免官租去兒累我聞此語增欷聲十年骨肉今分程華堂公子毋相虐同是人間父母生

風異

五月十二日大風鄉村人繫牛於野忽不見牛主於十數里外見之四蹏陷入泥淖中深可及腹牛欲自拔不能起集衆舁歸了無傷損賈客載穀兩船遇風停泊人避於岸上忽有物攫船而起旋轉空際飛穀如雨不知

其所之已而半空孤還既墜而兩合之一俯一仰賈客趨視則滿載黃豆非已物也而糧粒不溢於外安東人納涼庭中倦而假寐及醒乃在阜邑海濱去家幾二百里其人大懼曰幸而乘擲在此若東去里許則葬我魚腹中矣此外窮僻村莊或雷雨晦冥中頃刻蕩盡市鎮閭拔木發屋不可勝紀第見窗槅棚席之屬自西而南而東北去云月臺言前此東坎左近有風如火飈焰行空離地二三尺著體痛灼人皆伏而避之後數日鎮中被災延燒百餘戶

財命

貧富有命。非人力所能强求。舉世皆知之。而能委心任命者罕矣。某同轉者。粵人。父季善貿易。往來省垣。輙獲厚利。兄仲慕之。糴米同行。未至省城百餘里。傳言米價特昂。而季船適破。仲不能待。別弟先往。則羣商麕集。獲利甚微。又遇盜。喪其資斧。季修船竣。從容抵省。而利乃轉勝於前。仲聞之。歎曰。命也。閩中某尙書封翁。不善治生人產。出貲求其內兄吳君。販鬻蘇杭。凡爲翁貿買者。率不得利。而吳所自運。則倍獲如常。吳愀然曰。是何以

對吾妹乃定計一歲劃為兩次以翁貲歸春運而秋運已貲是年秋運贏春運大絀明年反是則又秋絀而春贏一再變計翁貲盡折吳乃謂翁曰是有命焉不可強也君第課子讀書凡從師應試費皆我任之如是十餘年而倘書貴吳以舅氏膺一品封焉鉢池山農曰仲之不利於別弟先行時兆其機矣獨怪某翁生子成進士歷官至倘書不可謂非厚福人也然而半世經營厥蹶不振財之不可倖也如是嗚乎五銖之貴豈愈於一品之尊耶

鄭明府

壬子白門之役。心如槁木。囊少餘金。決計不復往。劉四勤伯自清江放櫂來諄約同行。且曰旅費在我無憂也。叩其故。則云。福建鄭樂山明府。知君近況。願贈川資不行將辜負其意。予念素未識面而高誼如雲。或者資力有餘。𢈔爲餽贐耳。他日往謝。則境非充裕。且投贈祇予一人。嗚乎僅矣。是役也。初至白下。城關稽察甚勤。傳言有粵賊間諜藏匿兵械。僞爲士子入城者。逐寓搜查士人又不服。草草畢事而散。

隨園

寓主人江君邀遊陶谷。至則敘話成隊。先據其勝。去之。至隨園。園中柳谷雙湖小棲霞疊玉山頭諸境。已就頹敗。而一帶樓臺。環山抱水。猶想見此老風流。相傳簡齋造園時。鳩工庀材。祇期數十年。不計久遠。哉當時袁蔣趙三家。互相標榜。而各有妒心。趙雲松括蔣山猴之檄。雖云遊戲文章。然攻擊亦云虐矣。蔣苕生臨川夢傳奇。有陳眉公出場詩云。粧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宰相衙。亦明指隨園

也三家中雲崧好財簡齋好色惟茗生淡於仕進作歸
册安穩副本每讀書故品詣以蔣爲勝是日江君置酒
妙香庵子偶題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有蜀女和之
文字知音遂成離恨此鴛鴦即院本之所由作也事載
金壺淚墨中茲錄隨園題句云一帶樓臺已寂然向餘
山水關清妍先生自命足千古我輩今來遲百年名世
文章成市道清閒衣鉢託因緣獨憐極盛難爲繼脩竹
臨門倚暮煙

夢呼么

宣城烈婦陸焦氏。諸生鑑明妻也。鑑明賭博逝負。賣妻以償。氏聞之。賦詩十章而縊。秋雨盦隨筆祇載一章。別有二首可錄。云香焚寶鼎暗飛煙。哭拜神明訴可憐。但祝兒夫回首早。妾歸黃土也安然。盲風怪雨夢魂差。百折憂愁只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猶放一枝花。哀音促節。聞之淒然。會同里某君好賭。傾家一空。其家人憂之。請以陸生事演成夢呼幺十有六折。以資諷勸。某視之若無覩也。泗州倜咊棼煙詞云。補此恨天缺。摩空月斧脩。世風挽澆來。詩教本溫柔。金注拌擲叢之焚鬱

古愁松窗三過讀謏謏振高秋丹徒唐蔚生題云爲底狂夫太憨生塲蒲情重委身輕金釵盡篋全輸盡贏得香閨死後名紹興周雲蓮女史二首之一云自歎身亡事未終白頭黃口兩無功臨危多少傷心淚付與詞人淡墨中兗州李曉芳云事到艱危死亦安最傷拋母撇兒難遂窗讀到幽貞處滿紙冰霜六月寒雲南伍曉香夫人二絕云十首遺詩了夙緣紅顏薄命奈何天斷機心事無從訴不化鴛鴦化杜鵑張者風流孰嗣音呼么有夢可傳今何當譜入哀絃裏一曲淒涼淚滿襟夫人

長公子稚虹司馬金縷曲云。淚墨和愁疊。譜新腔紅愁綠慘。聲情激越。自古美人傷命薄。大抵天留陷缺。憶往事宣城奇節。郎夢擬蒲抛錦瑟。一封書不掩妝臺月。移不轉。心頭鐵。　王敘敵斷柔腸結。恨沉沉。鴛鴦夢渺。鷓鴣香滅。倚嚼燕支噴滿紙。留得殘詩十絕。聽夜夜秋墳嗚咽。幸有臨川才子筆。仗哀絲宛轉傳幽烈。齊女怨一朝洩。又儀徵友人吳夜香都梁宋管侯題詞皆佳。惜遺落不復記矣。

茗香亭

茗香亭詩　先伯父少霞公著太倉盛子履同邑潘四農兩先生曾加評選七絕下燕子磯云亂峯深處白雲偎夜半禪關靜不開無限青天一九月照人飛過大江來雨後云庭花倚壁盈盈淚埜水通渠虢虢鳴太息陰晴太無定溼雲西畔夕陽明題手把芙蓉朝玉京圖二之一云我是淸秋江上羣曾依香案見爐煙分明記得朝天路兩袖星辰一襟雲五律遊小停雲館云若要識雲意停著便爲家可以用天下也宜居水涯孤蹤自高樹幻景不濃霞便使終巖壑何勞嘆歎隱閣中題壁云

不知今夜月秋裏十分春艷來花堆鬢狂傾酒沒唇汀
山癡笑我星斗醉呼人萬里一鄉筆天風吹上身黃梅
村集云莫詠梅村句當時已惆然文章百年數生死兩
朝天舊局輸殘著新詞較二錢雪園書在否幾輩使人
憐江渚晚泊云萬疊青山影蒼然起暮陰夕陽高樹頂
孤月大江心世味微沙鳥天風落酒襟六朝興廢事休
爲細追尋遣悶云海酒不成醉庭花開已殘客如秋燕
少官比暮蟬寒徵雨又今夕孤燈選夜闌牀頭一幅畫
聊作故山看七律陸行返泰州云興盡東來一釣舟颿

然行李又橋頭路從打麥聲中去人被賣茶多處留溪水斷流仍睡鴨樹陰分徑各歸牛遲思久照家山畔知否桑麻一樣稠通州暮秋感懷云四月清和客到初半年風味復何如茅亭有月花時少石戶無人酒興疏蘇子得魚聊入賦魯公乞米未宜書江關飄泊平生慣滿樹霜華拂敝廬秋聲聽徧廣陵東筆架峰頭信宿中萬木蒼涼官舍少半溪蕭颯市樓空夜寒山鬼孤啼月潮長江豚亂舞風極浦荒城足惆悵不關羈客怨飄蓬昨夜官符走六鄉畝餘輕起一鍾糧連雲稼穡當場貯落

日雞豚掃室餽刀俎茲剜魚肉苦腹心甘受爪牙傷滿城風雨催租口旅櫬蕭蕭佛寺涼（自注縣令某聽吏胥言重歛困民民變令亦以憂懼死）憔悴靑衫此一遊荻花楓葉似江州山川滿目飛孤鶩萍水無心付白鷗餘子誰堪灌夫罵少年莫把賈生憂惟應料理東籬菊寫出蓬門自在秋

憫災三首

云戟門歌舞笑開尊蛟鱷進天水氣昏半壁東南成釜[illegible]萬家骸骨付江豚遺民終感周京德賜穀猶蒙漢詔湄開道宜防新劉予彌縫猗猗了無痕野老吞聲哭道旁西風一度一悽惶强家自擁黃金盤弱肉偏敵白骷

糧萬戶傷心灰易死六州囘首銷難償何人爲灑江東淚報與朱雲請上方五古晝夢至母所云思母日以劇將母爾不遑閉目偶習靜倏已趨母房母方下簾幙一枕眠匡牀側見第四子嬉戲箱籠旁攜子趣出戶速去隨孃行勿驚吾母眠啼呼偏喤喤母醒顧兒侍邊起牽兒裳問兒何尚遲植杖相扶將手兒出庭立道兒肥瘦强指揮雜僕婢悲喜斷續腸兒語未及畢午雞號中堂恍然一夢覺嗒然若遺忘起視白雲飛翩翩秋風長我無稻粱願又無貲勞力讀書辦子職胡爲滯他鄉寸草

不知瀟湘酒空務徂飲漁山齋觀所畫山水云山陽水漲山不多鉢池砂亦無旋螺出門見慣白波湧髻鬟何處欲峩峩我與來踏月訪老友老友婆婆亦何有濃青大白同開顏百丈蓮花一壺酒細觀尺幅山接天我曾大笑凌其巔洪波萬頃爐雲烟羣峭[illegible]路蛇蜿蜒意匠辛勤極研練直為樓霞寫真面狂盃酹酒臨江流復恐蛟龍出東絹喧呼吸盡三百鍾起視落月低遙空浩歌前溪醉歸去夢魂飛入千山中

公主

唐義陽公主與駙馬王士平反目蔡南史撰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雲之歌今其詞不傳曾六仲賓侍通甫師脩志慈雲寺十一月余往徐州過璟仲賓出其詩稿見示有擬作團雪詞甚新豔也因念公主反目事史傳可笑者甚多恃乎阿家翁之善爲主持耳如郭曖薄天子語公主訴之子儀謝罪上曰小兒女闘努之言何足聽也永福公主與上會食輒折匕箸上曰是豈可爲士大夫妻改所尙宜城公主下嫁裴巽巽有嬖姝主不悅竟斷巽髮上怒降其秩此明主所行可爲後世法者

若夫村氣致詬，晝與同車，鬧壺遺言，上干聖怒，則難乎爲駙馬矣。宋明帝疾諸主嚴妒，使孫敻上表讓婚，歷陳苦狀，令人捧腹。略云：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竊見晉室以來，配尙公主者，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困辭，子敬灸足以求免，王偃無中都之質，而裸露於北階，何瑀闕龍宮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自害於矇叟，殷沖不免於强鉏，制勒甚於僕奴，防閑過於婢妾，或入不聽出，或進不獲前，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躋影才閒而少婢

奔進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伏願天慈特賜停止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由便當剪髮刊膚投山竄海云云上以徧示諸主如戚因之少減夫以帝室之女而性情倨傲天子猶且惡之彼民間女子千金之富一第之貴輒昂然驕其夫家噫嘻可以愧矣

災民

自豐北決口外河廳員滅色而浦上市肆伎館歌場擾攘如故勸伯恆至慈雲寺與通甫師踏月出遊會十五月食先生作疊梅贈勸伯戲題句云禪房燈影照無眠

觸撥花枝欲動煙。不見當頭好明月。生憎今夜是今年。寫今夜岑寂之況。則平時繁盛可知。及予就道。自邵宿而西。河北災民。攜筐背釜。襁負南行者。絡繹不絕。豐工集夫萬計。日給薄貲。寒霜夜零。飢骸疊殯。公局施席至九千八百餘張。而官幕中人。今日嫌肉膩。明日怒魚腥。別有肺腸。念之可爲危懼也。仰賓有句云。朔風捲地起飛蓬。狂雨連天送去鴻。河北流民三十萬。人人都在此壺中。

醜女守志

抵徐州銅沛催合時已歲暮有鄒茂才者容止甚陋以千錢從工族買得一女面塵厚錢許傴體齞脣雲中瑟縮如鬼鄒愛之錫以佳名曰趴之牀下捧茶釃酒若嫏姿然已而彼夜摧女不審何事第聞女號曰我已守人摧死不顧大泮曹君曰事可知矣四美具二難并宜其好事多磨也同人勸鄒反之不可浙江王君曰醜至於女貧苦至於賣身鄒雖陋猶少勝焉然而日受鞭笞竄死不變其志人豈可以面貌相乎古有登徒今有鄒生亦人世罕見者哉

合龍

河工搶築決口最難者合龍先就決口左右築埽漸束漸狹則水力愈猛預置大舟若干具滿載巨石以竹纜鐵索聯絡極固別以纜索達於對岸之上游盤諸絞關漸次放開及口門則鑿而沈之埽上夫役千百人急下木石薪土之屬但求大溜不奪順軌東趨則此工可合蓋雖人力而有天意存焉不則轟然一聲纜索齊斷其巨者圍大如椽甚者如拱以水力當之摧枯拉朽一綫不存也是時與工告成上下相賀于是排律云厚德凝

坤土靈威仰　廟堂臣工勤用命河瀆亦遵　王　聖
世無洪水驚流倒溢觴村墟歸浩蕩星斗浸蒼茫　天
子憂昏墊羣公任保障雲霞初奉詔鴟鶩湛成行內府
泉刀賤淇園竹楗長機牘爭湍浪冠履雜飛霜砂石供
驅使蛟魚隱遁藏黙然諗　宵旰意永靖怨咨傷貢賦通
南國山川奠北方神工合天地祭禮辨琮璜蟻壤能滋
患龍淵莫憐防西來猶巨浸東下接遐荒滿腹憐鼴鼠
征裘愧鷫鸘所期常道泰休氣兆榮光末幾豫省屬汛
復決河由山東直隸入海不復議堵先是吾郡北患黃

河西患洪澤。自七堡開而黃水入湖。傳堤續淤成田。於是淮揚無湖患。自豫省河決而北。下游皆涸。於是淮揚無河患矣。

金龍四大王

大王姓謝氏。越人。爲民捍災。赴水而死。靈爽赫奕。累誥錫封。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爲金色小蛇。故曰金龍。北方舟子皆敬之。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必以朱盤奉歸祀。以香火。可保一方安吉。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供奉高座上。雜沓

戲目進之神以口銜一二即知所點之劇香花果品有饗有不饗不敬不潔者必不至一日演劇小兒旋爲神病其長者浣地而後安河帥棐公欲見之左右奉而往河帥攝神亦點首作答禮狀第其來也可知其去也不可測或僕之篋中瞬息不見或風雨交作衆人閉戶守之啓視已沒

積薪

自卯年至今十九年浪遊隨筆所記高可六寸許水刼兵災蛛絲蠹粉散佚過半頃見試韻珊女史句云詞章

爲據兩分晷刻諧論文巳太癡等是積薪天地內可憐終有一燒時下二句與予舊作不異一字可爲此編一笑也